

六度集經卷第三

吳天竺三藏法師康僧會譯

萬三

布施度無極下

凡十
一章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佛告諸比丘昔有國王號曰和默王行仁平愛民若子正法治國民無怨心其國廣大郡縣甚多境界熾盛五穀豐熟國無灾害壽八萬歲和默聖王明令宮中皇后貴人百官侍者執綱維臣教以正法各理所部王常慈心愍念衆生悲其愚惑狂悖自墜尋存道原喜無不知哀護衆生如天帝釋殺盜姪決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如此之兇無餘在心孝順父母敬愛九親尋追賢者尊戴聖人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善有福爲惡有殃以斯忠政十善明法自身執行重勑后妃下逮賤

妾皆令遵奉相率爲善布告四鎮臣民巨細皆令帶誦心執修行國有貧者不任窮困失計行盜財主得之將以啓聞王曰爾盜乎盜者曰實盜王曰爾何緣盜乎盜者曰實貧困無以自活違聖明法蹈火行盜王悵愍之喜其至誠恧然內媿長歎而云民之飢者即吾餓之民之寒者即吾保之重曰吾勢能令國無貧者民之苦樂在我而已即大赦其國出藏珍寶布施困乏飢渴之人即飲食之寒者衣之病者給藥田園舍宅金銀珠璣車馬牛錢恣意所索飛鳥走獸都及衆蟲五穀芻草亦從所好自王布施之後國豐民富相率以道民無殺者盜人財物姪人婦女兩舌惡口妄言綺語嫉妬恚癡兇愚之心寂而銷滅皆信佛信法信沙門言信爲善有福作惡有殃

舉國和樂鞭杖不行仇敵稱臣戰器朽于藏牢獄無繫囚人民稱善我生遇哉天龍鬼神無不助喜祐護其國毒害消竭五穀豐熟家有餘財王內獨喜即得五福一者長壽二者顏華日更好色三者德動八方上下四者無

萬三

二

病氣力日增五者四境安隱心常歡喜王後壽終如強健人飽食快卧忽然上生忉利天上其國人民奉王十戒無入地獄餓鬼畜生道中者壽終魂靈皆得上天佛告諸沙門時和默王者是吾身也諸沙門聞經皆大歡喜

爲佛作禮而去

佛說四姓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是時孤獨家遭宿命殃貧窶尤困草衣茅席菜糜自供雖爲極困足不蹈無道之宅手不執

無道之惠志行清淨衆邪不能染其心朝稟暮講經戒不釋於口世尊所歎衆智所敬雖衣食不供於身口奉養聖衆隨家所有菜糜草席不忘一日諸沙門曰四姓貧困常有飢色吾等不可受彼常食經說沙門一心守真戒具行高志如天金不珍財色惟經是寶絕滅六飢故誓除饉何恥分衛而不行乎共詣佛所本末陳之世尊默然後日四姓身詣精舍稽首畢一面坐佛念諸沙門前所啓事問四姓曰寧日慈施供養比丘不對曰唯然舉門日供但恨居貧菜糜草席枉屈聖賢以爲默默衆祐曰布施之行惟在四意慈心向彼悲心追愍喜彼成度護濟衆生雖施微薄其後所生天上人中二道爲常所願自然眼色耳聽鼻香口味身服上衣心皆欣懌不懼之

萬三

三

無也若施萎薄心又不悅後得其福福中之薄官位七寶得不足禁處在薄中心又慳儉不敢衣食惴惴恰恰未嘗歡喜腹飢身寒有似乞人徒生徒死無善以自祐也若施以好心不懇誠憍傲自恃身不恭恪綺求華名欲遠揚已後有少財世人空稱以爲巨億內懼劫奪衣常姦薄食未嘗甘亦爲空生空死比丘未嘗履其門遠離三尊恒近惡道惠以好物四等敬奉自手斟酌存憶三尊誓令衆生逢佛昇天苦毒消滅後世所生願無不得值佛生天必如志願也昔有梵志名曰維藍榮尊位高爲飛行皇帝財難籌筭體好布施名女上色服飾光世以施與人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澡甕盥槃四寶交錯金銀食鼎中有百味擦水名牛皆以黃金韜衣其角一牛

者日出四升漣皆從犢子織成寶服明珠綻綵牀榻帷帳寶珞光目名象良馬金銀鞍勒絡以衆寶諸車華蓋虎皮爲座彫文刻鏤無好不有自名女以下至于寶車事事各有千八十四枚以施與人維藍慈惠八方上下天龍善神無不助喜如維藍惠以濟凡庶畢其壽命無日廢懈不如一日飯一清信具戒之女其福倍彼不可籌筭又爲前施并清信女百不如清信具戒男一飯具戒男百不如具戒女除饊一飯女除饊百不如高行沙彌一人飯沙彌百不如具戒沙門一人具戒行者心無穢濁內外清潔凡人猶瓦石具戒高行者若明珠也瓦石滿四天下猶不如真珠一矣又如維藍布施之多逮于具戒衆多之施不如飯溝港一溝港百不如頻來一頻來

百不如不還一不還百不如飯應真一人又如維藍前施及飯諸賢聖不如孝事其親孝者盡真心無外私百世孝親不如飯一辟支佛辟支佛百不如飯一佛佛百不如立一刹守三自歸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盡仁不殺守清不盜執貞不犯他妻奉信不欺孝順不醉持五戒月六齋其福巍巍勝維藍布施萬種名物及飯賢聖甚爲難算矣持戒不如等心慈育衆生其福無盡也雖爲菜糜草席執三自歸懷四等心具持五戒山海可稱量斯福難籌筭也佛告四姓欲知維藍者是我身四姓聞經心大歡喜作禮而去

昔者菩薩身爲鹿王厥體高大身毛五色蹄角雅奇衆鹿伏從數千爲羣國王出獵羣鹿分散投巖墮坑盪樹貫棘摧破死傷所殺不

少鹿王覩之哽噎曰吾爲衆長宜當明慮擇地而遊苟爲美草而翔於斯凋殘羣小罪在我也徑自入國國人覩之僉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來朝以爲國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貪生寄命國界卒逢獵者蟲類奔逃或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愛物實爲可哀願自相選日供太官乞知其數不敢上欺王甚奇之曰太官所用日不過一不知汝等傷死甚多若實如云吾誓不獵鹿王退還悉命羣鹿具以斯意示其禍福羣鹿伏聽自相差次應先行者每當就死過舜其王王爲泣涕誨喻之曰覩世皆死孰有免之尋路念佛仁孝慈心向彼人王慎無怨矣日日若茲中有應行者而身重胎曰死不敢避乞須脫身更取其次欲以代之其次頓首泣涕而

曰必當就死尚有一日一夜之生斯須之命時至不恨鹿王不忍枉其生命明日遁衆身詣太官厨人識之即以上聞王問其故辭答如上王愴然爲之流淚曰豈有畜獸懷天地之仁殺身濟衆履古人弘慈之行哉吾爲人

君日殺衆生之命肥澤已體吾好凶虐尚豺狼之行乎獸爲斯仁有春天之德矣王遣鹿去還其本居勅一國界若有犯鹿者與人同罰自斯之後王及羣僚率化黎民尊仁不殺潤逮草木國遂太平菩薩世世危命濟物功成德降遂爲尊雄佛告諸比丘時鹿王者是吾身也國王者舍利弗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身爲鵠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

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食吾等乎三子愴然有猛悲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踰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鵠母者

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孔雀王從妻五百委其舊匹欲青雀妻青雀惟食甘露好果孔雀爲妻日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寢以啓聞王命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婢以季女賜金百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塗身屍踞孔雀取麩人應獲焉孔雀曰

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價子原吾命矣又曰大王賜吾百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以送獻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祝服之疾即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暉暉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并祝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望願以杖捶吾足王曰可雀即如之國人飲水聾盲視瘡語跛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無有害孔雀之心雀具知之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癒王曰何謂三一者吾癒二者獵士癒三者大王癒王願釋

萬三

七

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癒也獵者之癒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捐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姪亂或致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喻彼魑魅靡不由之亡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

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執貞不娶淫蓋寂盡靜處山澤不樂世榮以茆草爲廬蓬蒿爲席泉
水山果趣以支命志弘行高天人歎德王婢

爲相志道不仕處于山澤數十餘載仁逮衆

生禽獸附恃時有四獸狐獮猴兔斯四獸日

供養道士靜心聽經積年之久山果都盡道士欲徙尋果所盛四獸憂曰雖有一國榮華之士猶濁水滿海不如甘露之一升也道士

去者不聞聖典吾爲衰乎各隨所宜行索飲

食以供道士請留此山庶聞大法僉曰可獮
猴索果狐化爲人得一囊麩獮得大魚各目
可一月之糧免深自惟吾當以何供養道士
乎曰夫生有死身爲朽器猶當棄捐食兄夫

猶猴者鴟鴞是也狐者阿難是也獺者周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寶齊國常好濟貧惠
逮衆生受一切歸猶海含流時有友子以沫
蕩之行家賄消盡理家愍焉教之曰治生以

道福利無盡以金千兩給子爲本對曰敬諾
敢違明誨即以行賈性邪行嬖好事鬼妖淫
蕩酒樂財盡復窮如斯五行五盡其財窮還
守之時理家門外糞上有死鼠理家曰夫稼
明之善士者可以彼死鼠治生成居也有金

千兩而窮困乎今復以金千兩給汝時有乞兒遙聞斯誨愴然而感進猶乞食還取鼠去修彼妙教具乞諸味調和炙之賣得兩錢轉以販菜致有百餘以微致著遂成富姓閑居憶曰吾本乞兒緣致斯賄乎寤曰由賢理家

訓彼兇頑吾致斯寶受恩不報謂之背明作一銀案又爲金鼠以衆名珍滿其腹內羅著案上又以衆寶瓔珞其邊具以衆甘禮彼理家陳其所以今答天潤理家曰賢哉丈夫可爲教訓矣即以女妻之居處衆諸都以付焉曰汝爲吾後當奉佛三寶以四等心救濟衆生對曰必修佛教矣後爲理家之嗣一國稱孝佛告諸沙門理家者吾身是也彼蕩子者調達是以鼠致富者槃特比丘是調達壞吾六億品經言順行逆死入太山地獄槃特比

丘懷吾一句乃致度世夫有言無行猶膏以明自殘斯小人之智也言行相符明猶日月含懷衆生成濟萬物斯大人之明也行者是地萬物所由生矣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有獨母爲理家貸守視田園主人有惶餉過食時至欲食沙門從乞心存斯人絕欲棄邪厥行清真濟四海餓人弗如少惠淨戒真賢以所食分盡著鉢中蓮華一枝著上貢焉道人現神足放光明母喜歡曰真所謂神聖者乎願我後生百子若茲母終神遷應爲梵志嗣矣其靈集梵志小便之處鹿舐小便即感之生時滿生女梵志育焉年有十餘光儀庠步守居護火女與鹿戲不覺火滅父還恚之令行索火女至人際一跬步跡一蓮華生

火主曰汝遼吾居三市以火與汝女即順命
華生陸地圍屋三重行者住足靡不訝奇斯
須宣聲聞其國王王命工相其貴賤師曰
必有聖嗣傳祚無窮王命賢臣婢迎禮備容
華奕奕宮人莫如懷妊時滿生卵百枚后妃
逮妾靡不嫉焉豫刻芭蕉爲鬼形像臨產以
髮被覆其面惡露塗蕉以之現王衆妖弊明
王或信矣羣邪以壺盛卵密覆其口投江流
矣天帝釋下以印封口諸天翼衛順流停止
猶柱植地下流之國其王於臺遙觀水中有
壺流下煥煥光耀似有乾靈取之觀焉覩帝
印文發得百卵令百婦人懷育溫煙時滿體
成產爲百男生有上聖之智不啓而自明顏
景跨世相好希有力幹勢援兼人百倍言音
之響有若師子之吼王即具白象百頭七寶

鞍勒以供聖嗣令征鄰國四鄰降伏咸稱臣
妾又伐所生父王之國國人巨細靡不悚慄
王曰孰有能却斯敵者乎母曰大王無懼視
敵所由攻城何方臨之興觀爲王降之王即
視敵所由立觀矣母登觀揚聲曰夫逆之大
其有三矣不遠羣邪招二世咎斯一也生不
識親而逆孝行斯二也恃勢殺親毒向三尊
斯三也懷斯三逆其惡無蓋爾等張口信現
乎今母捉其乳天令潼射遍百子口精誠之
感飲乳情哀僉然俱曰斯即吾親矣泣涕交

頸叉手步進叩頭悔過親嗣始會靡不哀慟
二國和睦情過伯叔八方欣欣靡不稱善諸
子覩世無常若幻辭親學道遠世穢垢九十
九子皆得緣覺一子理國父崩爲王大赦衆
罪壞牢獄裂池塞勉奴使慰孝悌養孤獨開

卷三
十二

帑藏大布施隨民乏從願給以十善爲國法
人人帶誦家有孝子興立塔寺供奉沙門誦
經論道口無四惡諸毒歇盡壽命益長天帝
養護猶親育子佛告諸沙門留爲王者吾身
是也父者今白淨王是母者今舍妙是菩薩
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時爲梵志經學明達國人師馬第
子五百皆有儒德體好布施猶自護身時世
有佛號號如來無所著正真尊最正覺將導
三界還神本無菩薩覩佛欣然自歸請佛及
僧七日居家盡禮供養梵志弟子各諱所主
一人年稚師使之行還請事作師曰有事無
作者爾攝之焉童子對曰惟燈無炷者也師
曰善哉弟子以瓦盛麻油膏淨自澡浴白罽
纏頭自然之天人龍鬼覩其猛力靡不拊

手驚愕而歎世未嘗有斯必爲佛矣佛嘉之
焉令明徹夜而頭不損心定在經霍然無想
七夜若茲都無懈倦念矣佛則授決却無數
劫汝當爲佛號曰定光頂中肩上各有光明
教授拯濟衆生獲度其爲無量天人鬼龍聞
當爲佛靡不喜悅稽首拜賀梵志念曰彼其
得佛吾必得也須當受決而佛去焉前稽首
曰今設微供誠吾盡心願授吾決佛告梵志
童子作佛之時當授爾決梵志聞當得佛喜
忘有身自斯之後遂大布施飢食寒衣病給
醫藥蜎飛蚊行蟻動之類隨其所食以時濟
之八方諸國稱爲仁父也佛告舍利弗童子
者定光佛是梵志者吾身是也菩薩慈惠度
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尊慈

向衆生觀市覩鱉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鱉主
知菩薩有普慈之德尚濟衆生財富難數貴
賤無違答曰百萬能取者善不者吾當烹之
菩薩答曰大善即顧如直持鱉歸家澡護其
傷臨水放之覩其游去悲喜誓曰太山餓鬼
萬三十三
衆生之類世主牢獄早獲免難身安命全如
爾今也稽首十方義手願曰衆生擾擾其苦
無量吾當爲天地爲旱作潤爲漂作械飢食
渴飲寒衣熱涼爲病作醫爲冥作光若有濁
世顛倒之時吾當於中作佛度彼衆生矣十
方諸佛皆善其誓讚曰善哉必獲爾志鱉後
夜來辭其門怪門有聲使出覩鱉還如事云
菩薩視之鱉又語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
以答澤蟲鯀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
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

明晨詣門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
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鱉來曰洪水至矣可
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蛇
趣船菩薩曰取之鱉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
之鱉亦云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
曰取之鱉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渺有終信
背恩追勢好爲兇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
吾賤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鱉云
悔哉遂之豐土鱉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
如來無所著至真正覺者必當相度鱉曰大
善鱉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
紫磨名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狐還曰
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
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塚非家非劫非盜吾精
誠之所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

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奪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

萬三

十四

拘無所告訴惟歸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吾今也蛇狐會曰奈斯事何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齋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即瘳王喜問所由囚人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

而曰賢者說何書懷何道而爲二儀之仁惠逮衆生乎對曰說佛經懷佛道也王曰佛有要決曰有之佛說四非常存之者衆禍殄景祐昌王曰善哉願獲其寶曰乾坤終訖之時七日並烈巨海都索天地炯然須彌崩壞天

人鬼龍衆生身命霍然焦盡前盛今衰所謂非常矣明士守無常之念曰天地尚然官爵國土焉得久存得斯念者乃有普慈之志矣王曰天地尚墮豈況國土佛說非常我心信哉理家又曰苦之尤苦者王宜知之王曰願聞明戒曰衆生識靈微妙難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弘也天下高也無蓋汪洋無表輪轉無際然飢渴於六欲猶海不足乎衆流以斯數更太山燒煮諸毒衆苦或爲餓鬼烊銅沃口役作太山或爲畜生屠割剥裂死輒更刃

萬三

十五

苦痛無量若獲爲人處胎十月臨生急窄猶索絞身墮地之痛猶高墮下爲風所吹若火燒已溫湯洗之甚沸銅自沃手挫摩身猶刀自剥如斯諸痛其苦難陳年長之後諸根並熟首白齒隕內外虛耗存之心悲轉成重病

四大欲離節節皆痛坐卧須人醫來加惱命將欲終諸風並興截筋碎骨孔竅都塞息絕神逝尋行所之若其昇天天亦有貧富貴賤延筭之壽福盡罪來下入太山餓鬼畜生斯謂之苦王曰善哉佛說苦要我心信哉理家又曰夫有必空猶若兩木相鑽生火火還燒木火木俱盡二事皆空往古先王宮殿臣民今者磨滅不覩所之斯亦空也王曰善哉佛說空要我心信哉理家又曰夫身地水火風矣強爲地輒爲水熱爲火息爲風命盡神去

四大各離無能保全故云非身矣王曰善哉佛說非身吾心信哉身且不保豈國土乎痛夫我先王不聞無上正真最正覺非常苦空非身之教矣理家曰天地無常誰能保國者乎不空藏布施飢寒之人乎王曰善哉明師之教快哉即空諸藏布施貧乏鰥寡孤兒令之爲親爲子民被服炫熿貧富齊同舉國欣欣含笑而行仰天歎曰菩薩神化乃至於茲乎四方歡德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鱉者阿難是狐者鴟鴞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昔者菩薩爲沙門行恒處山林慈心悲愍衆生長苦輪轉三界何以濟之靜心思惟索道弘源當以拯衆而衣有蟲身痒心擾道志不

立掬手尋之即獲蟲矣中心愴然求以安之正有獸骨徐置中矣蟲得七日之食盡乃捨邁展轉生死菩薩得佛經緯教化時天大雪絕路行人國有理家請佛并數千比丘供養七日厥心肅穆宗室僉然而雪未晞佛告阿難勑諸沙門皆還精舍阿難言主人恭肅厥心未墮雪盛未息分衛無處世尊曰主人意訖不復供惠也佛即引導沙門翼從還于精舍明日世尊告阿難爾從主人分衛阿難奉教而行造主人門門人覩之無問其所以也有頃迺還稽首長跪如事啓焉又質其源彼意無恒何其疾乎佛即爲具說如上又曰阿難吾以慈心濟蟲微命惠之朽體七日之食今獲供養盡世上獻宿命施恩恩齊七日故其意止不復如前也豈況慈心向佛逮沙門

衆持戒清淨無欲高行內端已心表以慈化恭惠高行比丘一人踰施凡庶累劫盡情也所以然者比丘擁懷佛經有戒有定有慧解脫有度知見種以斯五德慈導衆生令遠三界萬苦之禍矣阿難曰遇哉斯理家面獲慈養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并諸沙門或有溝港頻來不還應真或有開士建大弘慈將導衆生者乎斯福難量其若海矣難稱其猶地也佛言善哉阿難真如所云佛時難遇經法難聞比丘僧難得供養如漚曇華時一有耳佛說如是比丘歡喜稽首承行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三

音釋

跔	郎果切	耑	赤體也	惄	憂懼也	𡇗	牛也	𦵹	音秦異	𡇗	必益聲
𡇗	音義	惶	音皇	𠙴	音皇	𠙴	神紙切	聚	從遇切	聚落也	
𡇗	急也	𠙴	急也	𠙴	急也	𠙴	詰也	𠙴	大曰鄉小曰隙		
𡇗	足也	捷	音帝	𠙴	戶江	𠙴	音代	𢂑	士革		
𡇗	徒紅切	𡇗	切	𠙴	𠙴	𠙴	𢂑也	𢂑	梓作		
𡇗	熾胡絪切	𡇗	熾胡絪切	𡇗	江戶光	𡇗	光輝也	𡇗	士革		
𡇗	熾胡絪切	𡇗	熾胡絪切	𡇗	江戶光	𡇗	光輝也	𡇗	梓作		
𡇗	熾胡絪切	𡇗	熾胡絪切	𡇗	江戶光	𡇗	光輝也	𡇗	士革		